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五

宋 王楙 撰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
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
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苔谿漁隱引劉夢得
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

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為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為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

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興序謂西
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
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為證
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
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
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
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藥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為珍長安唐昌觀玉藥花魯直
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亘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
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
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為潤州招隱玉藥花詩云玉藥
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
余賞翫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
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
暇邀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

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即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為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

侯青子登為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為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

衆寶為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

知師古與向之注為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
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傅玄庾信之徒皆
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
樹為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羅
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姓
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

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為宰相時所
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
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
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生
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
名鄙改為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為苟且
之苟字明矣

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
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
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陞
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
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為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
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
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
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

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冲
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楊炯渾天賦曰
馮唐入於郎署遇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
以顏駟事為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為是先帝白髮郎
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
六帖云云尤為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

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盖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為有說至以廟諱為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範圍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日一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百

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
苔臥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
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
鐵如隋文帝賜張濟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鎖甲當
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引陸龜蒙詩一
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所

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
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苔為綠所
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為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
謂金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
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
鎗臥於苔為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為金所
鎖尤為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
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

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
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
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
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
為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為竹見亦未
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
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盖有物色
之深者為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沉鎗不取精

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為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為命隻不耦則

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為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為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賴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每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為有驗是皆以數為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時鬱駝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

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為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為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鞭玉
勒繡螭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
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
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為衛青用蓋
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綱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
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
歛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黃朝英引北史蘇綽傳麥
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朝
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
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邪
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
為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
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
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為之說僕考暕正王
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
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
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
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

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
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
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懷九
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鼎九世有集行于晉宋隋
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弟
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

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弟雲山之謬相反按禹于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蓋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稔所記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仁廟女充國太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

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闔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己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為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穉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為盱眙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

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
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汀
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
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鄉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
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也
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
按圖經即此為其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
妄為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

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為東隣茅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掘汲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率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

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
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
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
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
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于四
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

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
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
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
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
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
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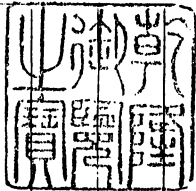
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
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
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長算燈火闌
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說
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
以形容盛麗之為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
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

可矣

翺退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翺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嘗曰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師退之也然翺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慘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

輩而不以師禮事之。翱又嘗言曰：行已莫若自貴，此聞之于師者也；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于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翱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翱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六

七

詳校官中書_臣丁榮祚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_臣李 巖

謄錄監生_臣蔣繼勳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六

宋 王楙 撰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
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
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
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為知言又潘子真詩

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苔谿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

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
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
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
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
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
出已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為

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苕谿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

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
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為郎
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
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共君作
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為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石
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
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為佐知
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
蔡邕傳作天天是加彼岵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
彼岵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
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
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
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
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

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
往往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
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是
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
詩曰菱角執笙簧含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

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臧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
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
小樊一詩曰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
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
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
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槌我足小婢槌我背又不知
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茗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
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竝去聲呼
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荊公詩亦曰莫
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
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為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
為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
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荊公二人而已觀
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貴登朝庾信詩寒衣

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
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
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
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罍合併霍嫖姚李
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有霍嫖
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為佐嫖姚未得還杜牧
之詩鏖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
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繡服

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為陳後山詩故家
文物尚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為平聲字用者未見
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此
遂以為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
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韋響昭雜變竝會雅聲遠姚注
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飄姚乎愈壯姚字無音
服虔之為是音亦不為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子

露盤

綱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為青龍九年八

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為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茗谿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須

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
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
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
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
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
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
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
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月

寒空階曙幽夢綵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
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
秦少游詩如詞苔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
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
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非
自為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謂

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夫不佳邪
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隱
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纂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纂焉一本
作纂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纂僕觀後
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注纂
本作纂法言纂宋衷注曰纂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

曰纂乃是纂字又非纂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
何纂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
纂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
轉為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荔
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
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舊多鬼

崇尚書周祐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

同鹿麋麋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
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
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
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是
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
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為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

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皋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為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匡衡傳曰無說詩匡鼎

來匡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
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
文選賈謚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
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
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
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
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
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

所蓄租予口卒渚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
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
之

義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義儀二字皆音儀詩以實
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
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廣音犧
船作俄漢碑凡蓼義皆作蓼儀而司隸魯峻碑又作

蓼義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為倚衡倚衡之例也蓋
古者率多以阿猗義義等字同為一音又觀賈誼鵬
賦曰請問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速
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
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甕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為
緇漢人書災為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知
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穀梁以為成風以哀姜為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為非禮以聲姜為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

風為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為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為隱公母或以為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丈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

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疴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嘖嘖

隨筆曰今人嘖嘖不止者必嘆嘖祝云有人說我按詩
寤言不寐願言則嘖注女思我心則嘖也今俗人嘖
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稚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稚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
惟有杜康僕觀東哲賦杜康啞其胃樂天詩杜康能
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
其人名遂為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

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
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為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為
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燭右軍醋浸曹公之說
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
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鹽瓏篴篥
謝好箏陳寵感栗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

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
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
置酒誰相勸滿坐唱歌客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
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
游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
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
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沈謝雙
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

謂璵璠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容
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
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饀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饀字思六經中無
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饀字虛負
詩中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飧鄭箋
今之饕餮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

有此字苔谿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饒字惟崔
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饒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
劉郎不肯題饒字虛負詩中一世豪茲豈古人詩未
用饒邪

野客叢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七

宋 王楙 撰

拾遺記言傳說

壬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賃為赭衣舂於深巖以
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歲餘湯以玉
帛聘而為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
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

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
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
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楊雄方言有此一字觀
樊籛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
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
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

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
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
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
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
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為一
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
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
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
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
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
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
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
夏木嘯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
嘯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

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
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
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
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
旒而杜子美詩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
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
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
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為

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
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
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
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
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
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慎曰樓臺影
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諭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
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
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
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
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
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
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

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

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義詩孺人善逢
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
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
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紹
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露食之此
事在漢武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觀又

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
翠珠寶為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
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不識撐犁事

緬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尚靡識於
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翫骹沈元用啟讀撐犁而
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
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

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匈奴執燭顧而問之
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
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
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
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
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嵬佺劉士玄之徒皆知其

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
為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捨問劉杳尚書
著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囊囊也荷乃
負荷之荷人讀為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
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
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
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

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枝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為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

荀之鼯鼠為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頴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竝為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為鼯鼠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水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

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
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為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諭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鵬
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為美況者觀後漢張表碑云
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
上官奔走為用者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疆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實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平
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疆
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吕后之憤乃信有乃父風
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
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
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
畏君等今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
吕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

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疆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疆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疆正料台產庸材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此計矣有以見辟疆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疆之謂與張良傳未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疆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
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
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舉
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為休
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
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
盡從愁裏老邪盖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

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螭蚌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

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
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
哉詩文比之螭蚌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
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
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
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
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
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
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
字魚未為羹雖茹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
魚雖不香作羹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
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蘼李伯巽詩曰香蘼何處煮鱸
魚魚作香字未為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
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

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
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
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芼
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
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
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嘗於卓氏東方朔割

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
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
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
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
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
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
宛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史
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

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為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為疎鹵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為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裴

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惟
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為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
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
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磎為相宣制
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鄧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嵯按茂陵書
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

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
鄼誤以為沛地之嗟矣揚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
一麒麟閣上識鄼侯姚合詩曰鄼侯宅過謙賈島詩
曰往歲鄼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
卿朕鄼侯也唐書釋文鄼南陽縣名則肝切此正得
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
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
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為信然

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冢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
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註曰自宋
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
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
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應劭曰廬
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宜城山

中劬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矣楚之熊繹所封
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
丹陽為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
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為舜漁之所子
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
山為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
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為白讀
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

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
為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為射陽按射陽在
山陽西即高祖封項繆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
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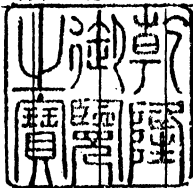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
富國強兵為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

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
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即霸者
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
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
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
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

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野客叢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八

九

詳校官中書_臣丁榮祚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_臣李 巖

謄錄監生_臣蔣繼煥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八

宋 王楙 撰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為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為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即漢武登灊天柱山是

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即廬之南嶽
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揖
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
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為霍山是則霍山與
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
西三洛陽論語註以蒲阪為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
之洛陽者為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
敬弔伯夷論語註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

二齊州歷城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

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為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為斛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

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
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誤矣且
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揚雄言二
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
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典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之
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載
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
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
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
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
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為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
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

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
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
聲蒼字廣韻音羸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
生所用出處以竢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
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
注竝音上聲近時蘓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

江上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馬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

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
八令邕分別卓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
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
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
集中有表太尉董卓公為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
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為相國位在太
傅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
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啟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僕
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
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
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
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公與劉從諫
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雲卿所
撰徐昕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叅軍相國姚元之為法

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即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

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粲係單公高之後萬封於
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秦之
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
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裔條分葉
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為宗
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已自取王訢之
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為嫌盖
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儼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

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
吾家之童為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
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
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
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又觀
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為我後

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
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
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添
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顯
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可辨況所謂小名小字者哉
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

體魯直初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闥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鞿與天子同公

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
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
示嫌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
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
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為黃閣
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
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
以厭火災遂為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

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縠奏御案牘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等傳故劉禹錫

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敕書用涓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

齊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
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為延字非媽字也然觀庚信有
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為媽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
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媽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
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媽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
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

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為二音河
北混為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
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
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
世皆以為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
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

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
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為開通元寶彭
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為開通矣非開
元也安可指為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
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為此說
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為王元寶疑徐
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

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竝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
葬毋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
后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
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

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
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
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為誰人知唐太
宗以此斥字文士及不知魏帝以此語高歡此類至
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曰
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為旅
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

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此
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
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
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
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
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
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
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

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
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
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
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
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
掖庭令請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
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野客叢書卷八